换壁记略

钱平，洋文先生也。一日钱平骤生奇念，直驱入室，曰：“何人将壁偷换？”无人能对。于是复问其弟子。弟子中有性情粗犷者曰克保，骤起而对曰：“末者为狄兄”于是钱平微转其身，瞳目侧移，曰：“起。”狄兄乃起，对曰：“确乃吾也，保诚未欺女也。”平勃然，

唤出二人而并立于室外，又斥其弟子曰：“此乃不敬乎！竖子乎？不忠乎？或有担其责者，宜书书而吾再视女不犯矣！”疾步而出，又斥克、狄二人。

室中有二弟子，一姓开，字曰湿日，一姓乾，字冰凡。冰凡四顾而嘿然曰：“其真勃然乎？其真无脑也！”湿日同嘿然，并撰诗一首，广传弟子间。

湿日拥七步之才，学富半车，不过半刻，诗已毕，却又忽忆其算书之业未竟，转身欲问其详，望冰凡而嘿然。此时钱平随克保而入，见二人相顾而笑，又勃然怒，肃然曰：“嗟！来谈！”湿日冰凡茫然，出而立，立而半依墙根，低头不语。钱平身长四尺而顶秃，于是抬头而望。曰“女二人又敢造次乎？曾记二人之纸条乎？吾未曾告与女之父母，何如？”湿日强忍笑意而低头视之曰：“确乃女大功一件！”冰凡笑而不语。又曰：“吾善以眼观人之举止而洞悉其心，且看室内，以吾四尺之目力可及处，又二人窃窃而语。”湿日、冰凡转而望之，果然，正是那嘈嘈切切错杂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于是湿日拍手大称其妙，笑脸如花，冰凡笑而不语。于是钱平又问曰：“湿日，不见为之坐乎？叶碧虽胖，犹能安坐；郝穆虽高，犹能自如。女却双脚开张，足指冰凡，不欲与之言耶？”湿日又拍手大称其妙，冰凡仍笑而不语。此时值日之者来，巡检各弟子之鬓发尺寸、服饰举止，见湿日，出言曰：“女之秀发好生靓丽！吾慕之，一留名号，可乎？”